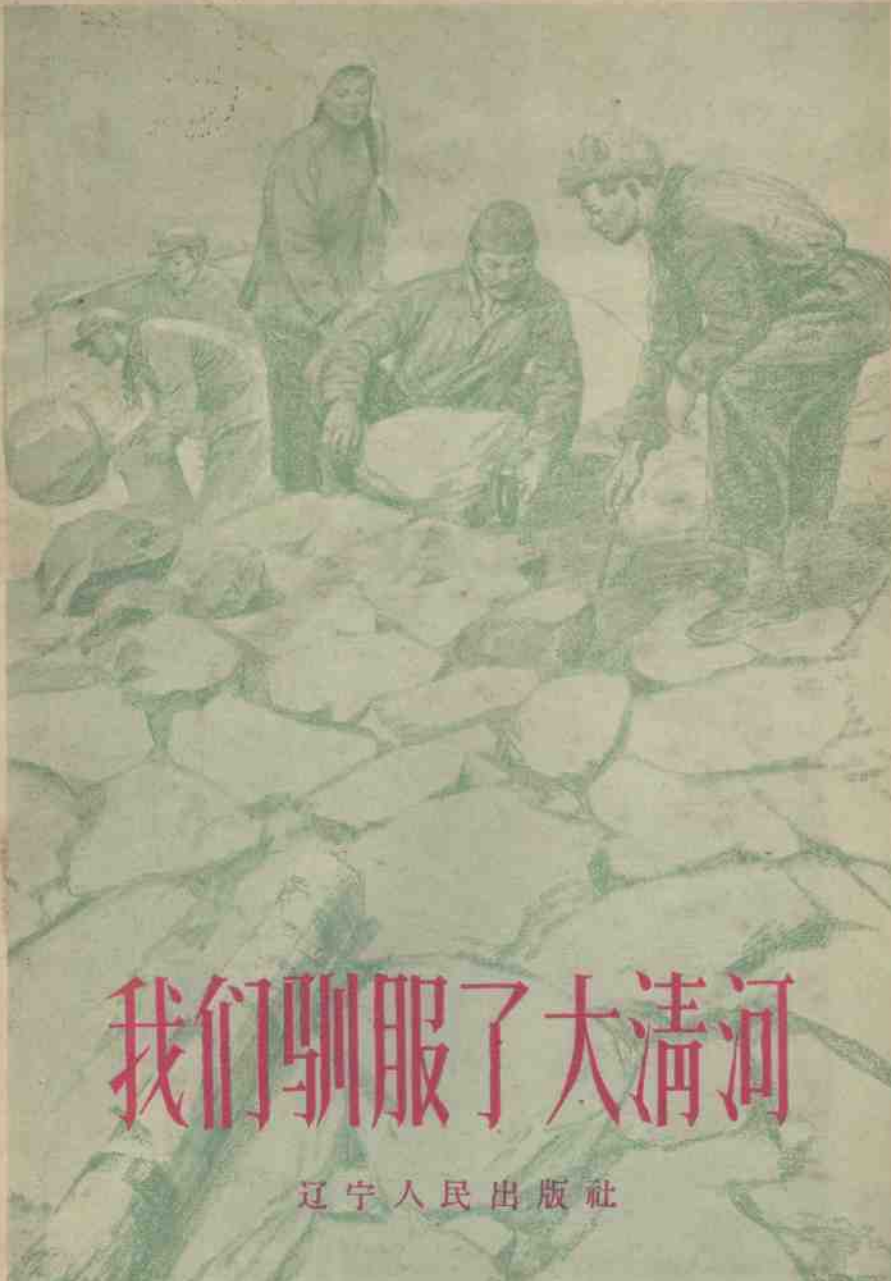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们驯服了大清河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我們馴服了大清河

* 我們是怎样領導群眾建电站的 *

中共營口縣青寨子鄉
黨委書記关德中口述 裴宗裕記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8年 沈陽

大清河

王德林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道义里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（沈阳新华书店发行）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 印张1.5 字数10,000 1956年7月第1版
195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5001·012 定价(5.0)10元

目 录

馴服了大清河·····	1
变水患为水利是群众多年来的愿望·····	4
爬行的阶段·····	5
我們就是用牙叨,也得讓它“五一”发电·····	6
学先进,赶先进·····	7
一場大辯論·····	8
老八路的作风回来啦·····	10
党团员干劲高·····	13
宣傳鼓动工作很重要·····	14
群众发动起来了·····	16
在庆贺发电站建成大会上想到的·····	18

馴服了大清河

在惊天动地振奋人心的生产大跃进声浪中，全国人民都以冲天的干劲，争先进、比先进，先进再先进的精神，勇猛向前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。

我乡在上級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全乡党员、团员、干部，以及广大群众以排山倒海日跃千里的声势，日以继夜的激战了六十昼夜，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提前驯服了大清河。

四月二十七日这一天，使我永远难忘：

那天午前还没到十一点，输水渠道的两旁早就站满了人，等着看第一次试车。十一点十分由县监察委员会裴书记亲自打开了水閘，被驯服了的河水，一下子冲出了閘門，沿着一千八百米长的输水渠道向前翻滚。

站在发电站門前的人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，焦急的等待着水头，十二点零四分，水流进了拦污栅，小孩子都乐得拍手跳起来，当水进到装置水輪机的窝壳时，人們的心情开始紧张起来，一齐拥到調速器跟前看水。涨了，涨了！不知是誰喊的。十二点七分水輪机轉动了，接着响起了一阵轟雷似的掌声，由鞍山来支援我們建电站的工程

师拿起测速器测量。围在两旁的人问：能不能发电？多少转能发电？在这一刹那間，大家的心里想了多少問題，集中了多少盼望啊！这时，从屋外挤进一个老大爷，細一看知道他是本屯的徐殿甲，他双眼一动不动的盯着发电机。不知誰喊：水路小。有人跑出去拆掉拦污器，水轮机更快的转动起来，一百转、二百、三百、四百……，人們又拍起雷似的掌声，水轮机吼的一声一下子到了一千转，屋里又一陣掌声压过了水轮机的吼声，电灯一下子亮了。我跑过去和工程技术人员握手，感謝工人老大爷对我们的支援，当时心里只觉得热乎乎的不知道說什么好了，王大娘抱着小孙子激动的說出一句：“社会主义电灯亮了。”这时徐殿甲老大爷刷的流下了眼泪，少先队员潘廷和一看电灯亮了，說了一句“胜利了”，接着眼泪也掉下来了。真的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时刻呢！这时，快到九十岁的老人汪世荣，感动的說：“共产党领导的人哪，真是活神仙！”事实教育了羣众，原来不相信电站能建成的农民也跑来向乡长道喜說：“共产党真可以呀！”

我們所建造的这座小型水力发电站的規模有多大呢？共有两条护岸坝，全长是一千二百六十七米，坝的里坡完全是用石头砌的。拦河坝全长是二百米，坝高五米一，坝底寬三十米（完全石头砌的，用水泥和粘土灌浆。水干綫全长是一千八百米，坝高一米四，底寬五米二，頂寬一米五。电站工程：基槽开口三十米見方，深度九米，底下洋灰打坐三层方：第一层尾水管，第二层水轮机，第三层发电机。尾水沟长七十一米，深度十米，寬二十米。

发电厂房三間(瓦房)。

完成土方六万零三百五十四立方米,砂子四百立方米,粘土八百立方米。

因为开工時間正处在冬天,水土冻的很厚,因而实际用工数是十一万二千个,車工七千个。

这个电站能发二十瓦千的电,能满足一千八百户群众照明,白天开动二十七馬力的电动机,用它做动力开设肥料、飼料、粮谷加工、用野生植物制油、果酒厂等。只是肥料加工厂,开工后每天原料充足,可生产十五吨颗粒肥料。这些,将进一步促进我們乡的农副业增产。

我們將不怕老天不下雨,有一千亩稻田能够得到灌溉,稻子得了水将会长得綠油油的。到秋,我們乡的粮谷产量保証平均每垧达到一万三千斤,其中稻田将达到一万八千斤,棉田达到一千一百斤(皮棉)。

发电站的建成,給我們全乡人民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。当天下晚,电灯亮了这句话在全乡人民当中就傳开了,一傳十、十傳百,到处談論着。有的社員接姑娘喚女婿,来看这千年万年沒有的事儿。八十八岁的王国庆老大爷一边往电站走一边說:“这个国家可真不得了,发电站修起来,这个地方就要变样啦,一百岁以内我是不能死,我一定活到一百开外。就是将来我死了也得告訴‘閻王爷’阳世間都干什么!”他的話惹得大家都笑起来了。

現在,不相信电站能建成功的人都轉變了看法,我們不但建好了电站,而且提前結束了春耕,去年紅光社北洼子地四月初八才种,今年三月初九就开种了。那些原先

就信心很大的，現在勁頭更足了。

變水患為水利是羣眾多年來的願望

發電站建在大清河的上游，這條河東西貫流穿過全鄉的土地，灣灣曲曲的流向我們的鄰鄉湯池。每年汛期水漲的急消的快，有的姑娘上媽家隔河看見煙囪冒煙可是就回不去，來水時，因為供銷社在河南三道嶺子的小東坎，就又缺鹽又斷油。伏天，一看天陰啦，在河北干活的就得趕快往回跑，不然水來了就回不去了。來水時砂石一齊往下沖，所以它既不能養魚又不能灌溉，每年都有近千畝地受災，水沖、砂壓，好地變成了河身。象一九五三年那一年，紅升社的車永恩六畝地大豆，全都被水沖走了，張懷祥媳婦牛樹蘭的四畝地豆子、苞米也全叫水給沖走了，地變成了河身。她坐在地頭上哭的樣子，大家還記的清清楚楚。一九五四年，這一年不但淹了莊稼，還沖倒了許多房屋，光是卧牛石就被水沖倒了十五、六間房子，汪世澤老大爺受害最大。所以，大清河在青寨子一帶從有歷史以來就是一條禍害，根治大清河是我鄉人民多少年來的願望。

黨為了加速農村社會主義建設，號召我們大興農田水利。指出興修農田水利，增加肥料，是迅速發展農業生產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兩項根本措施，也是克服目前農業落後於工業發展狀態的最現實、最有效的途徑。毛主席說：“水利是農業的命脈。”只有水利搞好了，才能不

怕旱、不怕涝；同时，有了水利灌溉，才能多施肥料，保证高产稳收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考虑了群众的要求，根据党的指示，就决定要驯服大清河，利用它来建造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。

爬行的阶段

在开工的时候，当时还是小乡制，还有区的建制，受益面是三个乡（汤池、卧牛石、青寨）五个社。由于本位主义思想作怪，各社对建电站的出工，都是宁少勿多，在物资供应上也是互相推托。打石头时，互相占窝挑好打的，三道岭子弄不着，挤到北碓子去。英守沟锤子好，卧牛石四、五个队工具少任务还重，但英守沟还不借。另外各社根据收益的大小来决定出工的多少，也就形成各社忙闲不均。不但存在这些矛盾，社员思想上对建电站也存在种种疑虑：一个姓汪的社员说：他们要能建电站，我都白活这么大！还有的说：发电只有一个小丰满，咱们这根本发不出来电！社员李维升说：这么大的工程，我看是够呛，将来桃花水一下来，还不是劳民伤财。有的群众说：修这个，地得扔，过年不用吃饭了。等工程都开工一个多月的时候，还有人說：赶快别干了，認肯搭一个月的工吧！

不光是群众对修电站的信心不足，社干部也有的缺乏信心，英明社打石头一边打一边看，寻思若修不成咱好趁早拉倒。区、乡党的组织忙于兵役，忙于粮食工作，对

电站的领导抓的也不紧。

由于存在这么些问题，所以每天到工地干活的人数，最多才能有二百人，最少的时候到过五、六十人，并且还晚来早走，普遍都是早晨八点到工地，过晌三点就回去了。这样，一天只能干上六个钟头的活。因此，施工进度很迟缓，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工那天算起，到三月三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才完成总工程的百分之二十。

我們就是用牙呀，也得讓它“五一”发电

二月二十四日，我們二十一名乡干部在全县的三級干部大会上，听了关于省委规划的传达报告和外县外乡一些先进单位的报告，使我們認識了大跃进就是革命，对我們的教育、鼓舞很大。

电站原计划是要以全区的力量进行支援，最近已經撤去了区的机构，并且其他乡也都有水利建設的任务。因此，这个电站的建设工程就完全落在我們青寨子乡党委的身上了。怎么样？怕了嗎？沒有。在二十五日的晚上，我們乡党委的几个领导同志，趁着大会招待看評剧的时候，聚集在干部招待所的一个房間里，根据省、县规划精神將我們全乡的生产指标作了规划，將电站的工程也做了具体的研究，原先电站完工日期是“十一”，經過我們几个人研究，决定跃进到“五一”完成。粮谷亩产保証一万三千斤，皮棉一千一百斤。要完成这样一个跃进的計劃，

其工作任务是艰巨又繁重的，这就需要全党动员，全力以赴。而建立小型发电站又是计划当中一个主要部分。

这个工程，对仅有一万二千人口的青寨乡来说，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啊！后来，我们又具体的算了细账，觉得现在人工刚完成一万五千个，车工将完成二千个，现在距竣工的时间已经不长。副书记李清芝说：我们这回必须带头干才能行，必须把群众都发动起来实行三班倒不可，不然完不成任务。乡长景学林说：“行，只要咱们回去能够把群众发动起来，就什么也不怕！”我也向他俩表示，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，什么困难也不怕，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的。这天晚上，我们三个人一直研究到下半夜一点钟，最后写了一张大字报向县委表示了决心。第二天，到会的乡社干部讨论了我們向县委写的大字报的全部内容，大字报中的生产规划和建电站的口号全部通过了，同时也变成了大家的决心。公安委员金恩举说：关书记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就是用牙叨也得让它“五一”发电。宣传委员金克敏说：我们回去就给他个坚决干，其他的同志也都表示要大干一场。

学先进，赶先进

尽管我们的劲头很足，但要不贯彻到群众当中去，光凭我们几个人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的。于是，我们从三月五日到三月六日，利用两天一晚上的时间，召集了全乡的党、团员及生产队长以上的社队干部大会，有四百八十

三人参加了这个会，其中有九十名党员，一百二十九名共青团员。在这个会议之前，在党员大会上，选举了党委的组织。同时，在党内也传达了省、县、乡的三级跃进规划，并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在“大跃进”中打前锋，争取在“大跃进”中立功。之后，在党、团员和积极分子大会上，传达了省委的指示，结合讨论了乡的跃进规划。并邀请了外乡兄弟社的社主任刘作孝、汪大全给大会作了报告，形成了学先进、比先进的热潮。红光社听了刘作孝、汪大全的报告之后，经过研究，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：越过大众社，赶上灯塔社。各社也都制订了生产规划，比干劲、比措施，干劲头掀起来了，对电站的建设也都表示了决心。原红光社卧牛石的作业区团支书向大家表示说：我过去的工作做的很不够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要参加夜战大清河。共产党员王成位（乡党委委员、社主任）向大家表示说：我今年已经五十出头，我听了省的规划，又听了外乡兄弟社二位同志的报告，对我的鼓舞教育太大了，我要在生产大跃进中，献出我这把老骨头，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。到会的社干部，都连夜的写了大字报表示决心。

一場大辯論

经过乡、社几次动员之后，很多骨干是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，但还有些干部工作不起劲，有的干部不下工地，有的虽然去工地，可是总走在社员的后边，社员七点去干活，他九点多才去。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在大跃进

中，领导干部软弱无力，那怎么还能领导群众跃进呢？所以，在三月九日的晚間，我們又召开了乡、社干部會議。根据省委杜書記报告的精神，檢查了工作和思想。并针对丰产社主任張道福等个别同志怕“出工多了浪费工分”，“定额搞乱了不好改”，总想着定额修改好了再开工，以及顾虑人手不够怕扔地，要求“缓一缓过年再说吧”等右倾保守思想，展开了大辯論。有的說：修电站就是打破常规，前怕龙后怕虎就不能跃进！远东社主任說：“大跃进就得一边干一边摸索，边行动边规划，得先粗后細”。有的說：“怕乱套，就是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表现，这种右倾思想不攻破，就行动不起来。”我也插了一句說：“对，五一要发电，关键就在于咱们的干劲，就在于咱们能不能充分的发动和依靠群众！”車清芝說：“群众劲足，諸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咱们领导干部不刮东风，就是右倾……”馮世春來的更干脆，他說：“促退就不够个共产党员！”关于顾虑人手不够怕扔地的思想問題，大家一致認為不能以过去的老眼光来量够不够的問題。并决定：从第二天开始，工地干活施行三班倒。这时，張道福檢討說：“咱社确实沒行动起来，这和我怕乱套的思想分不开，这样下去，不但不能领导群众跃进，就象杜書記所說的，我們就变成了促退派，我坚决转变，希望党委檢查！”

大家一致認識到，有保守思想就不能大跃进，我們存在保守思想就不能建設社会主义。思想通了，勁鼓足了，这天晚上有二十个同志用大字报表示了决心，会开完了，已經半夜三点多，可是大家勁头十足，忘記了这是夜里。

各社的支部書記回去后，又連夜的召开了党員会研究如何行动。向前社支書回去开完党員会后，又挨戶的去动员羣众出工修河，并講明这就是建設社会主义，是为子孙后代造福。張道福回去也召开了羣众大会，并当众檢討了自己的官气、暮气。第二天，领导干部帶領一百多名社員参加了发电站的工程，大車也全部出动了。这么一来，在三月十日这一天，工地上就大变样了。

老八路的作风回来啦

全乡、社干部和党团员，在这次修建电站当中，起到了先鋒、骨干作用，影响带动了羣众。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，大家信心百倍的要將我县的第一座小型发电站落成。为此，乡党委委員們都做了分工，我尽量抽出時間深入工地参加劳动和注意发现問題解決問題，有关重大問題还要报到党委会来討論。修拦河大坝打地基时，水泵机抽水坑被砂子填满，抽不上水，如果不及时起出砂子，就会把坝基淹沒，造成劳民伤財。天气很冷，羣众都不願下去，我一看情况不妙，脫了衣服就先下去了，羣众一看也都跟着下去了，仅仅用一个鐘头就突击完了。有的羣众說：关書記这样干，他为了誰，还不是为大伙嗎！咱們自己的事怎么还不干呢？从这件小事当中，我体会到羣众是非常爱戴干部的，他們也是时时瞅着干部的行动。我們的工作作风深入了，才能发现問題，解決問題。羣众发动起来之后，紧接着就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。参加劳动的人数

越来越多了，有的作业区就出现了窝工支配不开的现象；三道岭子作业区十几名青年突击队员为了快干，在装砂子时差不点把拦河坝给挖了。在石头山上劈石头的需要打眼放炮，庄稼人那里摆弄过炸药这玩艺啊，一起初放炮，药捻子足有二米长，点上了能跑出好几里地去，可是越放胆越壮了起来，李月明这个青年小伙子为了突击任务，私自点了三个炮，结果只响了一个，亏得旁人跑的快没伤着；在三月十三日晚上，人们正在聚精会神的劳动着，石头山上打石头的红星社，突然放了两炮。引起全工地的人注目观看，影响了整个工地工作的进行，而且夜里放炮人看不清躲是极危险的。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，党委会就领导施工委员会进行研究，采取了新的措施：第一，注意统一安排，以免造成窝工。因此，我们采取劳动力、工具、车辆、工程情况四者合一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定出一定时期的出工数，在必要的情况下，可以组织突击。如有几天运输力不足，原材料供应不上，党委就决定大车总动员突击三天。第二，注意检查质量，除了注意检查外，也在这方面加强了宣传。第三，强调安全生产，决定不得到施工委员会主任批准不得随便放炮。在互相挑战时，也把安全生产列为一个条件。

我们乡、社干部极大多数的都一再表示决心，要在农业大跃进中，思想作风也要来个大跃进，为党为人民立功。

党委委员、施工委员会副主任王家振同志，在拿重点工程拦河大坝时，五天五宿没离开工地一步，没睡觉又没

吃几顿饭，给他留的饭，从早晨留到晚上，晚上又留到半夜，都在锅里搁酸了，他也不回来吃。三月十一日这天半夜，他和施工委员王成位在临时指挥部里，两个人研究水干线土坝工程和安排第二天的活计时，由于连夜的不眠，研究研究头就碰一块去了，碰醒了揉揉眼睛就再研究。嗓子累哑了，眼睛睁不开了，可是仍旧不下火线。他老婆看他这样不眠不休的工作，就把小孩送到娘家照看，自己抽空把饭送到工地上。她看到老王的裤子破了，就准备好针、线、补钉，想给补一补，可是老王真忙，没有一会儿闲工夫。第二天，歇休息时间，她把老王找到水闸后边背人地方，老王把裤子脱下来，只穿了条衬裤，盖了几个草袋子，利用这个空吃了点饭，老婆在一旁给他补上了裤子。三月的北风，还是刺骨呢！孙长余老大爷看到他这样的干劲，感动的说：“王乡长真坚决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什么也不怕，咱们也得快点干哪！”平常，王家振同志每天早晨残星还没落就到了工地，夜里他一直等到第三班来换班，都安排好了才回来。谁要想找他，就直接到任务最繁重最艰巨的地方去，因为他从来也不呆在临时办公棚里，总是和社员群众一起挑土码石头、打黄泥。工地上所有的活，差不多他都干到了。由于他专心的在这里摸索，他对整个工程是非常熟悉的，所以也能看出一些问题，象拦河坝合拢问题，过去计划两边挤，剩小口子时一堵，因为坝底是砂地，保不住质量。王家振同志提出由侧面往外引水的办法，这样坝底就成了干河，就能保证质量，而且又能加快工程进度。

老王在解放战争中，立过一大功一小功，在朝鮮戰場上，立过一大功。他接受这个任务时跟我說：“关書記，我为了建設幸福的家乡，党又給了我立功的机会，我向党保証：要团結干部、依靠羣众、学会技术、不怕困难，坚决完成任务！”老王可真是給話做主的好黨員！

乡党委副書記車清芝同志，在过春节时帶領羣众修电站，一会儿也不休息。

其他党委成員和乡干部，也同样的埋头苦干。羣众都反映，干部可真是为我们办事的，老八路的作风回来啦！

党团员干劲高

紅光社党支部在春节前两天召开了支部大会，研究修电站的工程。会上，大家一致要求在春节激战大清河。羣众听說黨員們干劲这么足，也一致要求由支书安茂义領着在春节建电站。这个社原先每天出工五十人左右，在过春节时竟达到了一百二十人。該社主任王成位除了負責一部分电站的修建工程外，还要领导一个八百多户的大社，夜里十二点多开完社里的会，还到工地上去，同羣众一起滚，羣众走到那里，他就跟到那里，嗓子哑了說不出話来还在坚持，一提起紅光社党支部书记、社主任，羣众都一連声的說几个好。社員馬春荣說：我們社的领导干部，就象军队打仗一样，净領着干。我們乡、社的领导干部作风转变了，外乡来支援的领导干部更是这样，